

席娟

天

羈

的

天空

# 不羈的天空

席絹(台湾)

江苏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启明  
封面设计:文涛

席绢最新作品集  
**不 羁 的 天 空**  
(台湾)席绢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印张 110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9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95-278-7/I·123

定价:9.80元



春天的美是蓬勃奋发，秋天的美是明净高爽。我们希望在个人气质上，能昂扬进取如春之朝气，也能潇洒逸如秋之超然。



隔着玻璃似有雾里看花，它下它的，你看你的；这下可好，南风朝着窗户开的同一方向吹，打开它不会有雨水溅进来，又可以饱览一顿夏日雨景了。

“推开窗门。”

她看着户外的夏雨急骤猛烈，升起的汽雾很快把窗玻璃模糊一片，想到做到，猛然一推。

正凝神屏气欣赏溅雨跳玉盘，媚柳弄青枝的当儿。一声大叫自她喉管里进出：

“不好——”

一盆仙人掌应声而下，落地闷响的同时，自下传来男声断喝：

刘德华, I love you!



“好险!谁呀?”

砸着了人?

这是她第一个感觉,一幅惨不忍睹头破血流的样子闪电般在脑门子里急窜而出;顿时花容失色,娇喘连连,那声闷响莫如就砸在她的脑门顶。

在滂沱雨中奔跑的韩伟没顾及擦臂而过的花盆,本能地往路中跨几步,仰头察看楼上动静,惊出的汗和着猛烈的雨顺着脖子直往下淌。

但他此时最关心的是谁,是谁敢这样几乎让他死里逃生!

一名二楼的窗前女子在直愣愣地盯着他看,那不动不响的表情并不压于他的惊恐万丈。

二人心头在那种诡异之中发出同样的庆幸:

“还好!”

韩伟低头看一眼脚旁的花盆,赶紧跑进这个有两层楼的亭宇。

这个亭宇他并不陌生,每天都要经过这里一两次,他作为学校里的足球健将,需要保持习惯性的体能耐力训练,而且这种简易的古老运动方式也很是受益。

刚才不期遇上突来的暴雨,他顺着叉道到亭里躲躲雨。



哪知，差之毫厘之间他这位健将可能要健不起来了。

下得楼来，她一手拿着书，走到这位背心短裤肌肉发达的大男生前，怯生生地说：

“没有伤着你吧？”

在雨中看不清她容貌的韩伟首先只知道是位女生。没想一忽儿拉近距离之后，那如柳般的轻盈身段，在白色连衣裙的衬托下分外醒目。俏脸上，略带窘迫的娇羞困惑，可能是她无意伤及了他，新月弯眉下一双柔情备至的秋水把他刚才由惊变怒的心态彻底来了个雨中冲凉，马上健臂一挥，看着她说：

“有惊无险——”

只是说话的当儿语气明显地往上坠，眼睛由她的脸上落回自己挥起的臂膀，那上面无数的仙人掌刺才在这放松间慢慢使他感到刺痛阵起。

“手臂怎么啦？”她歉疚与关心一并而至。

这是她的杰作——在这位素不相识的校友身上种植仙人掌刺。

“没怎么，我只奇怪我这手臂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刺猬。”

“刺猬？”她差点要拿起书本挡脸。



他降缓语气不是痛所至而是看上去像刺猬？

“不象吗？”神态中透着征询的目光。

用书遮不住的笑终于溢了出来，那种忧心于怀的不畅如同亭外之雨来得突然，去得迅捷。他的幽默和忍俊不惊使她更是心头释然，产生一道雨后虹彩贯于她与他之间。

“象！不过这并不好玩。”笑过之后，她才想起他一定很痛，“真对不起。”

手臂开始有些发红，那刺痛灼烧的感觉愈是强烈，不想则已，一想还有点钻心。细微察看之下，有些刺还深没肉内。

“你并非故意的，对不对？”压住那种感觉，对女生的好感仍占住上头，他那湿透的头发下一双俊目有着一种轻松，“拔出这些刺就没事了。”

外面风停雨住，韩伟向她友好的笑一笑，“再见！”

“再——”

她不曾说完，那挺拔伟岸的身影已是奔跑在清新雨后的阳光之下，干净浓密的树影之中，她的手随同她的目光还似乎不尽然刚才发生的一幕，兀自半停头上注视前方心系他那受伤之处。





☆ ☆ ☆ ☆

“柳晓倩，在对谁招手示意呵？”

同学文莱转过弯，看到她那幅傻样，有些好笑语带讥讽。

“找死，文莱！”晓倩慌乱之中搬出一句，“对谁？对你呗！”

“拜托，我受不起！”难道你有知在先早已摆好姿势在此等候多时了？”

她分明转弯之际看得清楚不再，心头恼她说谎也要瞅住机会，暗自揣出晓倩一定有什么瞒着她，又凌厉地说出不管是恭回的还是奚落的许多：

“喂！是不是哪位偶像恰逢路过，他对你笑笑，或者还对你说了句：‘Good, moring!’你就半天没有回过神连手都记不得收回了，开始想那个多么柔肠侠骨，情深意切的他，而忘了一切，对不对？”

被她一番语出惊人的数落，晓倩还真有点对那个不知名差点被她所伤的伟岸之躯有些言不由衷，心里许是由她提醒，媚眼一瞥：

“是又怎么样？碍着你啦！”

“恭喜，快说说是谁？”



不想真有这回事，文莱语气婉转，欲知其详。

藏在心中也非秘密，那吓人的一瞬仍令她柔骨发怵，但偏受不了她的存心捉弄，故意目移她的身后，脸带惊讶地说道：

“他又来啦！你瞧——”

人在好奇之中都会身不由己，文莱更是包括其中，她脚移半步，头却转了九十度，温软秀发几乎扫到了晓情的脸上，根本不知是计。

“在哪里？”

“你还当真？嘿——”

“你敢耍我！”文莱转过身，怒目圆睁，一脸的黄婆怪样，大声斥道，“今天你不说出是谁，我一定要把你扯成条条，撕成片片。”

语动人动，把书一丢，双手凌空驾顶。

晓情实在受不住她的好笑模样，笑声仍是一阵接一阵，根本没听清她说了些什么。

“还笑——”

一只手与其说是抓，还不如说是搔，晓情要是止得住笑那才怪呢。

嘿，嘿……嘿，嘿……。

连夏雨之后的清新空气又跟着被撩拨似的，化作微



风轻飘枝头，激起树枝轻轻摇曳，摆头弄尾，那稍远的千枝百叶都随之传染开来，纷纷临摹效仿，争相扭动起来。

嘿，嘿……

文莱另一只手也跟上来了，双手挟击，说道：

“让你笑过够——”

微风化着劲风，枝头更是摇动厉害；一片乌云也好象会意，转头前来凑兴，当空扑了下来。

“求……求……你啦，文莱，你瞧……，天又要……下雨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宿舍去吧。”

天气的变化丝毫未影响文莱的情绪，仍是不变的口气：

“除非你答应告诉我到底是谁来过？”

“真有……这么……重要？”

她还是无法忍住笑，尽管文莱的双手已收回。

“因为你耍了我！”

零星的雨点开始东一下，西一下，自身旁头上点点缀缀。

看来回宿舍不成了。而且她还要说出那个人，晓倩马上目显平静，说声：

“我答应你，快躲雨去吧。”

“这还差不多——”



文莱应声，边说边走。

刚进亭内，雨点赶鸭般份至沓来。

“你说这天气怪不怪，刚刚下过雨……”

晓倩看着雨点落下，像是自言自语。

“不稀奇，晓倩。”文莱扭过她的肩道，“你没忘我们之间的约定吧。”

“不会的，小姐！”

她一把拉住她的手，又道：

“来，我带你上楼去——”

“干什么！这里说不一样吗？”

文莱不就范。

“哎呀，小姐，我包你上楼去听起来要精彩得多！”

“在楼上看到的——还是在楼上相遇——？”

她的目光里有好奇驱使，胡乱猜起来。

“少说两句好不好？等会包你满意就是了。”

“走——”

重登二楼，晓倩一看那窗户有点傻眼，因为这时风改变方向，窗前已是一片湿透。

“莫非有什么不对劲？”文莱问她。

“我是在为这场精彩演讲叫屈哩，你看，现场被破坏了。”



“总有些蛛丝马迹吧。”

她不免有些扫兴，但话里仍是怀有某种侥幸心理。

好啦！

她不是想听那个故事吗？先让她受点苦头再说，晓倩一脸难色：

“文莱，真不好意思，你只有先干完某件事才能身临其境。”

“干什么？”

“就是把头伸出窗外看看下面。”

“哇！小女子莫非又要耍我？”

文莱脸上又快变成黄婆脸。

“不是——不是——，千万别误会，当我说完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值。”

瞧她言辞恳切，实有必要有此一举，但仍有些疑心：

“小女子再耍我，嗯，先记下这笔再说。”

说完，丰胸一挺昂首走到窗前，缩着脖子朝窗下看了一眼。

“看到了什么？”

“一只烂花盆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这只花盆演出的戏！”

文莱还真不敢相信，不过她的语气足以让她放心。



.....

“刺猬？”她被逗得憨笑不已，“你说那个人自己说手臂象刺猬？”

“值不值淋雨？”晓情看她发梢上的雨点顺着脸颊下来，想起那句话，但这次她没有笑出声，因为那大男生非是为某种意识所驱，定能不会受了那么大的伤害，还幽默得出来。

“值，值！”文莱连连首肯。

正当她还在回味无穷之时，晓情忽然想起了什么，冲到窗前，呼天抢地：

“我的书——”

与此同时，文莱的脸上笑容也是冰冻，再次扑到窗前，不再象前那次缩着脖子：

“我的书也在那里！”

相距不远的两本书此刻被大雨无情地吞噬，文莱的那一本还卧躺在雨水洼地里，盆浴淋浴两手并用耐着呢！

☆ ☆ ☆ ☆

忍着刺痛跑完一圈校园，韩伟大汗淋漓直朝宿舍里



钻。邱小冬刚好大睡起来，一眼瞧见他风风火火，来不及躲避，两人撞了个满怀。

“哎呀！”

韩伟无意之中被挨着了刺痛之处，大叫一声。

他本想挖苦他何不好好睡睡，上午没课，机会难得，但被他的叫声感到有些奇怪，冷笑道：

“我们的壮牛什么时候弱不禁风了？我还没叫哩。”

“少罗嗦！”韩伟不痛的那只手抹一下脸上的水。

“快来帮我一下！”

“你的手——”

他看到他那只满是刺的臂膀，不觉当头一盆冷水，自认晦气，人家撞了他可这时又不敢造次，说道：

“请我拔刺？”

“而且要快！”他又补充了一句，唉哟不断。

其实在外面早就想叫了，只是一贯风度有加，特别是绿茵场上经常带队出尽风头，他不想把那幅熊样露在外头。

宿舍里不再有外人，其他两位即使在也是一屋里的人，大呼小叫是常有的事。

小冬见这位把兄弟真的有难在身，于是说道：

“伟哥，还是换了衣服再拔也不迟啊。”



“来不及了。快过来，小心点。”

不知是命令还是哀求。

拨了几下后，小冬的手可是有点不听使唤，害得他想抡起拳头揍他一拳。

“小子，我求你啦，不要毛手毛脚。”他开始带着哭腔。

也许拿块砖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打一下，他也不会吭一声，偏偏是这不起眼的针针芒芒让他浑身难受，有力使不出。

“忍着点，我又不是小姐女孩，要不我去叫个女生来帮帮你。”

是啊！当初何必逞强不当场把它给作了。

然而可能吗？

在一位长得如花似玉的靓妹面前，任何男生都不会把痛说出来，除非丧失理智。

只是现在的疼痛让他形骸暂时露出真面目。

“不痛了？”小冬没瞧他的眼神，只是弯着腰时见没反应又问了一句。

“你小子怎么一说起女孩就手脚轻了些？”

一句以攻为守，谁知他自己适才想到了那个亭宇里相见的俏丽女生。





幸亏小冬不知这是何人所为，只当作是他不小心在哪里摔了一跤。

“不痛就好，免得我做好没捞好。”

忙乎一阵后，他可能紧张，汗都出来了，直了下腰问他：

“阿伟，你这是在哪儿惹的好事？”

“别提了！加把劲干完再说。”他敷衍一句。

“好吧。”

他再次低下头，如鸡觅食，谨小慎微地睁着双眼在那一片汗毛之中来来去去仔细搜索，当确定一个目标后，再从一个没有刺的侧面下手；每扯去一根，他心里都一阵高兴、轻松，因为离成功就近了一步。

“请问一下，邱小冬在吗？”

文莱看到室内有人，站在门口看不准两人在干什么，问了声。

邱小冬是同乡，比她高两个年级。

不久前，她和晓倩在那里把英语课本弄坏了，着急之时，突然想起她的同乡来后，和晓倩想出了借书的办法。两人均是初来的新生，但晓倩不认识高年级的人，只好委屈她前去解决罗。

不过，“委屈”二字是晓倩所想而已。